

日本的南太平洋政策

李明峻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專案教師

摘要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向號稱「海洋立國」，自20世紀以後，當然更加重視太平洋地區，二次大戰時將其勢力插入南太平洋地區，目前顯然進一步希望將此一地區做為其國家的後院。

近年來新崛起的中國試圖將外交觸角向南太平洋地區延伸。換言之，中國過去將國際組織看成是美國與西方國家圍堵中國的設計，但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亦改變其傳統對多邊主義負面看法，轉而積極參與東協區域論壇等多邊機制以化解西方圍堵，或增加其國際影響力或刻意凸顯中美共治東亞的局面，甚至進而企圖透過多邊國際組織構建反美聯合陣線，「東協加一」與東亞經濟高峰會議即為最明顯事例，或以地主國身份創建多邊國際組織，來營造對其有利的國際環境，如於1996年籌設上海五國組織、2002年成立博覽亞洲論壇、2003年主辦六方會談等。中國的戰略用意亦是將南太平洋作為其後院，爭取自己在這一地區的主導地位。此點顯示中日在此一地區的政經利益競爭正方興未艾。

本文旨在透過對日本的南太平洋政策的介紹與檢討，凸顯南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性，藉此促使我國重視南太平洋地區，並為我國的南太平洋政策提供參考。

關鍵字：日本、南太平洋、援助、澳紐、戰略

壹、前言

所謂南太平洋係指位於夏威夷群島和澳洲大陸之間的太平洋中南部地區。該地區幅員遼闊，但陸地總面積僅 55 萬平方公里，總人口還不到 800 萬。除了澳洲和紐西蘭外，南太地區共有 27 個國家和地區，由 1 萬多個島嶼組成，分屬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亞、波里西尼亞三大群島區¹。南太平洋島國擁有得天獨厚的人文環境、旅遊資源，還擁有豐富的能源和各種礦藏。

此外，南太平洋地區不但擁有充沛之漁業資源²，同時也是重要的國際航線，扼守太平洋東西、南北的通道³，且就長程導彈以及航太遙測技術而言，該地區掌握戰略位置愈趨重要。由於殖民歷史和戰爭等原因，南太地區的成員與西方大國關係複雜，美國、英國、法國、澳洲、紐西蘭和荷蘭等國都有屬地和託管地，所以該地區也是這些大國的利益關切之地。

同時，南太平洋雖是世界政治的邊陲地區，其國家亦多屬蕞爾小國，但國家間的組織不分國家大小，理論上是實行一國一票的平等表決制度，故除聯合國規定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具有否決權外，其他任何國際組織都遵循一國一票的公平原則。這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國並不十分有利，但對於南太平洋的迷你國家來說，無疑可大大提高其在

¹ 一般以赤道及經度 180 度線將之分為三大島群：玻里尼西亞 (Polynesia)：即「多島」之意，經度 180 度線以東海域的島群概屬之，如法屬社會群島、薩摩亞群島 (Samoa)、東加王國 (Tonga) 及吐瓦魯 (Tuvalu)。美拉尼西亞 (Melanesia)：意為「黑人島」，經度 180 度線以西，赤道以南至南回歸線間的島群均屬之。區內以新幾內亞島面積最大，另有斐濟、索羅門群島 (Solomon Islands) 及萬那杜 (Vanuatu) 等國。密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意為「小島」，分布在經度 180 度線以西，赤道以北的洋面上。主要有馬紹爾群島、吉里巴斯 (Kiribati)、諾魯 (Nauru)、帛琉 (Palau) 群島等。各島面積均小，多屬珊瑚島。參照東方出版社編輯部/譯，2003，《世界地理百科(全六冊)》，6 卷，頁 15。

² 參見蔡裕明 (2006)。

³ 參見蔡裕明 (2006)。

國際組織的分量，成爲國家發展的巨大無形資產⁴。因此，無論一國一票制多麼具有虛偽性，但這種遊戲規則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國際秩序的穩定性。透過這個投票遊戲，南太平洋般的開發中國家找到國家利益的體現方式，並使其成爲大國競相爭取的對象。

在此種情況下，原本是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澳洲和紐西蘭等國禁衛的南太平洋地區，在一次大戰後加入日本的角逐，赤道以北的島嶼幾乎全爲其所佔有，二次大戰時更發動太平洋戰爭，一時攻佔南太平洋諸島，進抵澳洲北部，與美國分庭抗禮。近半世紀以來，一向重視太平洋地區而號稱「海洋立國」的日本⁵，當然更將其實力插入南太平洋地區。目前日本希望能成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希望能要求國際捕鯨委員會（IWC）取消捕鯨禁令（聯合報，2007），因此更加積極拉攏南太國家的支持。尤其甚者，自 1997 年至 2006 年期間，日本與太平洋群島論壇（Pacific Islands Forum, 簡稱PIF）等 16 個國家與地區，共舉行過 4 次高峰會。自 2003—2005 年的 3 年間，日本已向太平洋島國提供達 300 億日圓（2 億 6 千 8 百萬美元）的無償援助以及技術合作⁶，且從 2006 年起 3 年內再對太平洋地區提供約 450 億日圓（約 4 億美元）的無償政府開發援助（ODA）⁷。此外，日本與澳洲、紐西蘭三國亦發表共同聲明，願意攜手經援南太平洋這些島國（《新民網》，2006），以促成此一地區國家的自給自足，延續其一貫的深耕政策。

近年來，新崛起的中國試圖以自由主義的策略，爲達到其以國家利益爲導向的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目標，於是乃將外交觸角向南太平洋地區延

⁴ 整個西方國家都在抱怨這個原則使自己的利益得不到體現，因爲他們雖在經濟總量上大大超越發展中國家的總和，但是在總票數上卻使他們居於劣勢，但他們也只能接受這個公共平臺。參照五百旗頭真，2006，《戰後日本外交》，東京，有斐閣，頁 346。

⁵ 詳見許介麟，〈日本的「海洋立國」夢想〉（<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director-30.asp>）（2007/09/26）。

⁶ 2004 年，日本爲 PNG 的第三大進口來源與第二大出口市場，占該國出口總額的 5.8%。參閱日本內閣府編，《經濟財政白書》2007 年版，頁 268。

⁷ 相關援助資訊請參見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photo/2006/05/27sengen.pdf>（2007/06/08）。

伸。換言之，中國過去將國際組織看成是美國與西方國家圍堵中國的設計，但自 1990 年代中期開始，中國亦改變其傳統對多邊主義負面看法，轉而積極參與東協區域論壇等多邊機制以化解西方圍堵，或增加其國際影響力或刻意凸顯中美共治東亞的局面（1996 年以來的四邊會談）（Liou, 2000: 125），甚至進而企圖透過多邊國際組織構建反美聯合陣線（東協加三與東亞經濟高峰會議即為最明顯事例），或以地主國身份創建多邊國際組織，來營造對其有利的國際環境（1996 年籌設上海五國組織、2002 年成立博鰲亞洲論壇、2003 年主辦六邊會談）。中國的戰略用意是將南太平洋作為其後院，為爭取自己在這一地區的主導地位⁸（蔡東杰，2001：45）。此點顯示中日在此一地區的政經利益競爭正方興未艾。

本文旨在透過對日本的南太平洋政策的介紹與檢討，凸顯南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性，藉此促使我國重視南太平洋地區，並為我國的南太平洋政策提供參考。

貳、日本在二次大戰前的南太平洋政策

日本稱海洋亞洲是「黑潮文化圈」，所謂黑潮是沿日本列島近海流向的黑藍色暖流。黑潮從菲律賓邊緣，流經台灣以及西南島嶼東側，到達日本列島的太平洋岸，然後轉向北美洲西岸，是一股亞熱帶環流。有些日本人認為，這是自古以來日本人的源流，日本人是乘著黑潮從南方渡來，從而有所謂海洋立國的說法。

⁸ 在全球化範圍的架構之下，中國現正利用經貿為手段，交通基礎設施為輔助，開展對於東南亞與南太國家的戰略擴展，其深層的戰略意涵就是重拾「朝貢體系」。21 世紀版的朝貢體系讓亞洲國家對於中國的觀感不只是「威脅」，更是出於通商牟利的手段。此種體制對於亞洲國際政治體系有兩點重要意義：其一，使中國與亞洲周邊國家的政治關係合法化（特別是陸地東協的部分），也使得中國的邊陲地區與周邊國家貿易關係正常化；其二，政府對於貿易的重視使得私人貿易與勞動力流動成為可能，亞洲的企業流入中國，中國的商人或勞工南下配合政府的區域開發計畫，正是在此意義上，朝貢體制的建立能讓中國與亞洲形成一個獨立的經濟世界。

事實上，為對抗俄羅斯推進南下政策的壓力和中國的潛在威脅，江戶後期撰寫《三國通覽圖說》及《海國兵談》的林子平⁹，即提出海防論主張，其國防觀點將朝鮮與華夷和琉球相提並論，且判斷其為緊要之地，此點的意義決不可小覷。另一方面，撰寫《西域物語》及《經世密策》的本多利明¹⁰則是主張貿易立國論，強調利用海洋作為經濟自立的基礎，在包括東南亞在內的亞洲地區，尋求日本發展的基石。這也可以說是明治初期出現的「南進論」的萌芽。

同時，佐藤信淵則在《宇內混同密策》（橋本義三，1823）中，以後來的天皇制統治原理為基幹，在強烈的自我民族主義思想下出發，烙下深刻的民族優越主義。杉田鶉山在《東洋恢復論》（1878）及《興亞策》（1883）中指出，為了能讓亞洲人民從專制權力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透過亞洲人民間的連帶在亞洲地區擴張民權論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以朝鮮、中國為首的亞洲是支援的對象而絕不是侵略的對象。

明治時代的戰略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脫亞論」，主張日本應將亞洲當作殖民地而加入歐美列強的陣營。岡倉天心提出「亞洲一體」（Asia is One）的理想，至今尚被日本文化界津津樂道，很多不希望日本再捲入戰爭的人士，紛紛提出「亞洲共同體」或「亞太共同體」的主張，強調協力合作的重要。樽井藤吉在著名的《大東合邦論》（1893）中，展開明治中期以後具體表現的擴張思想和極具對照性的亞洲觀。

在此情況下，從明治維新開始，島國日本就立志「布武力於四方」，成為稱雄西太平洋的一霸。1853年，日本江戶灣浦賀海面出現四艘巨大的「黑船」，這些鋼鐵巨獸是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海軍准將培里率領的艦隊，來到日本要求日本開放。黑船到來使得當權的幕府感到恐懼，在1854年3月培里再次抵日時，順從地與美國簽訂『日美友好條約』，後來還允許美國在日本建立租借地、只交納極少的進口稅等特權。這種屈辱使日本開始重

⁹ 林子平（1738-1793）先後出版《三國通覽圖說》（1785年）及《海國兵談》（1791年）。

¹⁰ 本多利明（1744-1821）於1798年出版《西域物語》及《經世密策》。

視海軍建設，放眼大海謀求海權，加強海軍近代化進程，建造第一座海軍造船廠，派遣留學生去西方海軍學校學習。1868年，幕府政權被推翻後，明治天皇為首的日本政府日本建立海軍，開始準備與近鄰諸國爭奪區域海權，並開始重視太平洋地區。

明治時代以後的日本帝國，可說是從九州向南方的黑潮逆行軍，先吞併琉球，其次佔領台灣為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參戰獲得太平洋上的德國領地島嶼，接著還進一步拉攏菲律賓、泰國、緬甸、印度等成立「大東亞共榮圈」，甚至進軍新幾內亞、澳洲，準備共組一個「黑潮文化圈」的自給經濟圈，對抗美國的海上霸權。此一戰略最後雖然終於不敵而投降，但也促使美日兩個海洋勢力結合。

首先，1886年，大清帝國北洋艦隊到訪長崎港，見慣歐美軍艦的日本人首次目睹來自中國的鐵甲巨艦後，決心仿照中國發展海軍實力。1887年，日本天皇下令撥款30萬元作為海防補助費，全國的貴族和富豪也都競相為海防捐款。隨後幾年，日本加速擴充海軍軍備，組成聯合艦隊，海軍力量迅速趕上中國。經1894年的豐島海戰、黃海海戰和威海衛海戰後，號稱「亞洲第一艦隊」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日本從此成為東亞海軍強國。

日本擊敗中國後，又將爭奪海權的對手鎖定為俄國。1904年2月8日，東鄉平八郎指揮日本聯合艦隊對旅順的俄軍第一太平洋艦隊發起襲擊，重創俄軍3艘戰艦，揭開日俄戰爭的序幕。在東鄉平八郎領導下，日本打得俄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38艘俄艦有21艘被擊沉，7艘被俘，6艘喪失戰鬥力，而日軍只損失3艘魚雷艇。經此一戰，日本獨霸東亞海權，成為世界海軍強國，太平洋海域出現新的競爭者。

1914-1918年，同盟國集團和協約國集團之間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爭奪世界霸權而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帝國主義戰爭歷時4年3個月，戰火燃遍歐洲大陸，延及非洲和亞洲，大西洋的北海海域、地中海和太平洋的南部海域都曾發生激烈的海戰。先後捲入這場戰爭的有33個國

家，人口在 15 億以上¹¹。

一次大戰期間，日本乘西方列強忙於歐戰無暇東顧之機，大肆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擴張，日本海軍於 1917 年 10 月上旬佔領赤道以北的德屬南洋各島，包括加羅林群島、馬紹爾群島和馬里亞納群島等¹²，加強它在遠東和太平洋的優勢。從日本與英法之間的密文交換，就可清楚看到日本早就設下侵吞德國太平洋赤道以北各島之陷阱。1917 年 2 月 16 日，英國請求日本派驅逐艦進入地中海，而日本則乘機要求英國支持日本獲得德國在太平洋赤道以北的領地。為此英國回覆道：如果日本支持英國對德國赤道以南的領土要求，英國亦將同意日本的要求。於是，日英的在巴黎和會前兩年就秘密達成交易。日本政府向俄、法、意提出同樣的要求。所有四國都私下保證，在將來任何和平會議上支持日本的要求。

日本獲得德國在太平洋赤道以北的領地，使其所謂大正期的「南進論」甚囂塵上¹³。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國內產業因戰爭而產生空前好景，生產急速擴大、大量資金儲存、各項新興工業投資，且歐美諸國因戰爭而面臨商品滯銷，無暇兼顧亞洲與東南亞市場，致使日本商品得以獨占市場。當時以香港、新加坡為外銷的貿易仲介的日商，如鈴木商店、三井物產等獨占商機，又因橡膠價格昂貴，導致馬來半島柔佛之橡膠園興盛發展。此等契機，奠定日本的南進期。

另一個因戰爭而竄起的國家是美國。一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金融中心，擁有世界黃金儲備的 40%，是 20 多個國家的債主，債務總額約

¹¹ 英國軍費開支總數達 8,600 萬英鎊。1913 年法國常備軍擴充到 80 萬人，1914 年軍費開支增加到 15 億法郎，占法國全部國家預算的 38%。1913 年，沙皇俄國現役軍人達 130 萬人，同時加速修建通往德國的戰略鐵路和海軍建設。參照尤義彬，2006，《世界通史》。頁 357-58。

¹² 加羅林群島 (Caroline Islands) 面積 701 平方公里及馬紹爾群島 (Marshall Islands) 面積 1,818 平方公里，為德國於 1889 年購買取得。前揭《世界地理百科(全六冊)》，頁 34。

¹³ 所謂大正期的「南進論」，以往均認為以內南洋為主，然根據矢野暢教授的指稱，外南洋實為日本利益圈的第一線。參照矢野暢編，1991，《東南アジアの國際關係》(講座東南アジア學 9)，頁 13。

100 億美元。同時，美國的工業品產量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也顯著增加，汽車產量占全世界的 85%，石油產量占 66%。1922 年，美國的國民財富為 3,208 億美元，已超過歐洲各國的總和（青山哲郎，1983：127-28）。

在此同時，戰爭突然加強日本的經濟實力，也恰好使歐洲（特別是英、法）在東亞的勢力突然削弱。1923 年，日本在對中國的貿易處於領先地位，英國被排擠到第二位，美國居第三位，日本的主要目標是妄圖將中國變成其獨占的殖民地。這種情況自然不能為大戰的最大暴發戶美國所容忍。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日本與英美就圍繞著太平洋的霸權展開軍備競賽。從 1920 年起，日本著手執行「八八艦隊計劃」，計劃到 1928 年將增加 8 艘主力艦和 8 艘巡洋艦¹⁴。美國則實施「達尼埃擴張案」，建造 157 艘軍艦。遠在歐洲的英國此時也正醞釀建造 4 艘 5 萬噸的超級主力戰艦。太平洋有再次爆發戰爭的危險。

1921 年 7 月，美國正式向英、日、中、法、意等國發出邀請，在華盛頓召開討論限制軍備及遠東太平洋問題的會議。美國提出關於限制海軍軍備的方案。美國方案的主要內容有：第一，停止各國正在建造或計劃建造的全部戰列艦；第二，10 年間停止建造主力艦；第三，參照與會各國的現役海軍力量，確定各主要國家的主力艦及輔助艦的噸位比例。根據上述原則，日本接受 5：5：3 的比例，英國則不在西太平洋建築和加強海軍基地。雖然對輔助艦的限制問題，華盛頓會議未能達成協議，但太平洋戰爭的危機總算暫時解除。

然而，日本於 1937 年發動對華戰爭，1938 年 11 月日本政府發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宣言，欲樹立「中日滿三國相互提攜，建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互助連環的關係」，提出此基本政策構想的為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的「近衛聲明」。1940 年春夏之際，德國的閃電戰在西歐得逞一時，

¹⁴ 日本 1921 年的海軍預算占國家支出的 32%。參照信夫清三郎，1980，《日本外交史》，頁 86。

日本認為實現其在東亞與太平洋的擴張時機已到¹⁵。

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衛內閣制定所謂「共存共榮」基本國策綱要。同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正式發表「大東亞共榮圈」計畫。這個計畫是以日本為中心，以其所謂的「日、滿、華的牢固結合為基礎」，將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的廣大地區都變成日本的殖民地，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被列入這個共榮圈的國家和地區有：中國、朝鮮、印度支那、緬甸、泰國、馬來亞、菲律賓、荷屬東印度（今印尼）、新加坡、澳洲、紐西蘭、英屬印度（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以及夏威夷群島等¹⁶。

在太平洋霸權的考量下，擁有世界第三大海軍的日本，在技術、海軍作戰思想等許多方面取得領先地位後，無法容忍在太平洋擁有強大海軍的美國的存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龐大的特混艦隊經過6,300公里的超長途迂迴後，於清晨時分出現在珍珠港附近，對珍珠港內所有巨艦和機場飛機發起偷襲。經過幾輪攻擊，日本以微弱的傷亡擊毀珍珠港內全部美軍戰艦、6艘巡洋艦、1艘驅逐艦和272架飛機。

珍珠港的得手，在軍事上無疑是成功的，但在戰略上是致命的錯誤，相對於美國龐大的工業實力和技術潛力，日本的國力無法承載其對美國的挑戰。戰爭初期，日本可以透過嚴格的訓練以及高效率的作戰，彌補海軍

¹⁵ 當時，另一派學者（如石橋湛山等）以經濟理由反對日本得到新領土。在支出方面，日本為了擴張領土日本已付出10億圓，但為今後經營新領土亦需4億2千萬圓，且今後每年還需付出5千萬元以上。除此以外，還需付出超過5億圓的軍備擴張費追加預算。至於新領土的經濟利益則僅有：在因應人口增加方面，只是每年頂多能送出5萬移民，而這樣也只能解決人口增加率的7-8%而已，且這些移民大部分是寄食在殖民地經營貿易的公務員，所以不能說這是對人口增加的解決方策；至於新領土所帶給本國貿易量增加利益，實際上卻是貿易不振。就日本本國的貿易而言，反而是與英國和印度的貿易較重要、貿易量成長也較大。此點可由政治、經濟、社會上等方面，看出大日本主義的論理破綻。參照增田弘（編），1984，《小日本主義：石橋湛山外交論集》，頁35。

¹⁶ 1941年底至1942年初，日本陸軍省和拓務省制訂「大東亞共榮圈土地處理方案」時，還確定要佔領蘇聯的遠東地區，並將它納入共榮圈。前揭青山哲郎，1983，《日本外交史》，頁143。

的不足，但到戰爭中後期，熟練飛行員的不足，資源的匱乏，戰線過長，兵力分散，都導致日本整體戰略的崩潰。

1942 年，美國建立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兩個戰區司令部，在珊瑚海海戰中與日本打成平手，使得日軍進攻氣勢遭到挫敗。接著，美軍又破解日軍密碼，掌握日軍偷襲中途島的準確情報，一舉擊毀包括 4 艘航空母艦在內的日本海軍主力。同年 8 月至次年 2 月，日本又在瓜達卡納爾島爭奪戰中不敵美軍。此後，雙方展開激烈的島嶼爭奪戰，美軍以航空母艦編隊和潛艇部隊為主力，實施越島作戰，取得節節勝利。日本接連丟失馬紹爾群島、馬里亞納群島以及菲律賓群島，1945 年 6 月，日本在沖繩攻防戰失手，本土又遭受原子彈轟炸。8 月 15 日，日本只好宣佈無條件投降。日本追逐太平洋海上霸權的幻想也化為烏有。

參、日本在二次大戰後的南太平洋政策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推動亞太地區經濟合作最力者是日本。在美蘇對抗的冷戰中，日本一方面藉韓戰與越戰迅速復興，但另一方面也開始摸索自己的道路。1960 年代中期以後，日本的輿論界和學術界興起「海洋立國」的論調¹⁷，主張島國日本應自覺為「海洋國家」，不要重蹈從前侵略經營亞洲大陸的覆轍，而積極向海洋亞洲進取。這種想法最初由已故高阪正堯教授的「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所提出，其後由小島清、大來佐武郎等

¹⁷ 拓殖大學池田憲彥教授的「海洋立國論」，將亞洲分為大陸亞洲（Continental Asia）、海洋亞洲（Oceanic Asia）、內陸亞洲（Inner Asia）三部分，他認為不應該將亞洲看成一個共同體，應以三分論對待亞洲。所謂「大陸亞洲」是指中國、韓國等；「海洋亞洲」則指日本、台灣、菲律賓、印尼等；「內陸亞洲」指蒙古、西藏、新疆、科索夫等地域。依其論調：這三個地區的地理、文化和民族性，最接近日本的是「海洋亞洲」，其次是「內陸亞洲」，跟日本最敵對的是大陸亞洲；所以從戰略上考量，他主張日本應該跟「海洋亞洲」交往，其次跟「內陸亞洲」交好，而對「大陸亞洲」的中國、韓國，採敬而遠之的對抗策略。參閱池田憲彥，〈海洋立國論〉，《日本文化》（平成 18 年秋季刊），頁 45。

加以推動¹⁸。

1970年代中期，日本一橋大學小島清教授（Kiyoshi Kojima）提出比較優勢論（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認為日本對外投資之所以成功，主要是由於對投資企業能夠利用國際分工原則，把國內失去優勢的部門轉移到國外，建立新的出口基地；在國內集中發展那些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使國內產業結構更趨合理，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由此，他總結提出所謂「日本式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即邊際產業擴張論）」，積極鼓吹亞太經濟合作。

1965年10月，小島清（Kiyoshi Kojima）及粟本弘（Hiroshi Kurimoto）首次提出成立一個太平洋貿易自由區（Pacific Free Trade Area, PAFTA）的呼籲，1968年成立太平洋貿易暨發展會議（以下簡稱爲PAFTAD）。在推動PAFTA失利後，日本改而倡議組成太平洋貿易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OPTAD），日本及澳洲於1972年針對OPTAD進行聯合研究，結果對成立OPTAD表示正面的肯定¹⁹。

1979年，澳洲國立大學教授柴達爾（Peter Drysdale）及美國派崔克（Hugh Patrick）教授也提出成立類似OPTAD國際組織的構想，其建議的架構觀念後來影響PECC甚深²⁰。1980年9月在澳洲國立大學舉行太平洋共同體研討會（Pacific Community Seminar）。會議主席爲該校校長克勞福（John Crawford）爵士及柴達爾教授。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要釐清太平洋地區經濟

¹⁸ 參見許介麟，〈日本的「海洋立國」〉一文。

¹⁹ 詳請參閱http://www.ctpecc.org.tw/01publications/2005_PECC.pdf。

²⁰ 目前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簡稱PECC）有23個會員體（Member Committee），亦即澳洲、中華台北、汶萊、加拿大、智利、中國大陸、哥倫比亞、香港、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厄瓜多、紐西蘭、南太平洋論壇、秘魯、菲律賓、俄羅斯、新加坡、泰國、美國、越南，2個副會員（Associate Member），也就是法屬太平洋島嶼與蒙古，以及太平洋盆地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與太平洋貿易暨發展會議（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兩個組織會員。1990年1月，PECC國際祕書處（PECC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於在新加坡設立，負責召開大會之事宜。（<http://www.ctpecc.org.tw/00about/pecc.asp>）（2007/10/2）。

合作的目標，並且尋求協調本區域內國家及如何加強區域合作，會中確立一個重要原則，即產、官、學界投入本區域的經濟合作。

另一方面，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之前身可追溯至1962年成立之日澳企業合作委員會（Australia-Japan Business Cooperation Committee, AJBCC），該會係由日本與澳洲企業界人士組成。1966年AJBCC第四屆會議即邀請紐西蘭、美國、加拿大以觀察員身份與會。鑑於太平洋地區國家在投資、貿易、與資源利用上關係日益密切，1967年4月，日、澳、紐等三國企業家們援引AJBCC成功之前例在東京集會籌組PBEC，擬定組織臨時條款，並邀請美國、加拿大加入。1968年5月美、加、日、澳、紐五國企業家在澳洲雪梨舉行第一屆年會²¹。

此外，在日相大平正芳的推動下，於1979年成立太平洋盆地合作研究小組（Pacific Basin Cooperation Study Group）。1980年元月，大平氏訪問澳洲，與當時澳洲首相Malcolm Fraser達成協議，將針對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舉行非官方的研討會²²。由於澳洲希望能與亞太國家經濟緊密結合，由澳洲總理霍克（Bob Hawke）於1989年倡議成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APEC成立初期僅是一個鬆散的經濟對話會議，但近年來則逐漸發展成為推動自由貿易與經濟合作的主要區域性論壇，其目地在促進亞太地區經濟繁榮，並建構、發揮亞太社

²¹ PBEC原為太平洋地區之先進工業國家所組成，自1984年我國與韓國以經濟發展卓有成就獲准加入為正式會員後，已不再截然劃分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原區域委員會雖仍存在卻形同解體，太平洋地區國家只要符合入會條件，經過入會申請程序並獲大會通過即可成為PBEC之一員。此後陸續加入之新會員有墨西哥、智利、香港、秘魯、馬來西亞、斐濟、菲律賓、中共、俄羅斯、哥倫比亞、泰國、印尼等。故PBEC現有20個會員委員會，近1000家企業之組織（<http://www.pbec.org/>）（2007/10/2）。

²² 日本選擇澳洲作為合作夥伴的理由有以下幾點：(1)如果由美日共同提出此一構想，將會使亞太地區的國家有不當的連想。(2)日本與澳洲早在60年代起就已經在進行合作，1968年成立的PAFTAD就為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故在人員交流及資訊交換上早有一套規範可循。(3)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侵略的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計畫存有戒心。參照宋效峰、張立華，2006，〈走向地區合作的歷程：冷戰前的日澳關係(The Centurial Evolution of the Australian-Japanese Relation in Asia-Pacific Region)〉，《綏化學院學報》6期，頁16-17。

區精神 (Spirit of Asia-Pacific community)。APEC各項議題的進展，對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及商業活動正逐漸增加其影響力²³。

基本上，日本在 1980 年代就開始構想和實施其亞太戰略，而東協以其在亞洲獨特的政治、經濟地位，成為日本亞太戰略的核心，再以此進軍南太平洋、澳紐各國。換言之，日本當金融資本、技術和服務的供應者，產品在美國和中國銷售，而日本則成為利潤的吸納者。日本企圖在亞太地區建立起以日本為中心的經濟體系，並進一步通過在日本建成聯合國亞太總部，使日本逐步發展成為亞洲的政治、經濟、外交的中心。如果這些構想能成為現實，日本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將佔據絕對的優勢。

然而，日本的亞太戰略在 1990 年代遭到前所未有的阻力。日本曾是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區資本和技術的重要提供者，但由於日本並未在 1990 年代掌握世界性的產業結構調整，未積極引導國內高新技術產業部門的發展，反而仍以傳統的製造、電子等為主導產業，從而使其失去對技術要素活動方向的控制權。1990 年代中期，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使早期形成的「雁形梯次產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日本透過技術、資本的輸出，重新將東協融入其經濟體系中，而在 1997 年形成「東協加三（中日韓）」的「非正式會晤體系」，同時也形成激烈的市場競爭。

目前中日兩國對「東亞共同體」的差異，在於是否應包括南太平洋諸國（以紐澳為主）。日本堅持以紐澳為主的南太平洋諸國應納入「東亞共同體」，甚至認為印度亦應包含在內；但中國為保持其純粹性，因此反對較接近西方文明的印度及紐澳等南太平洋諸國參加，以便取得東亞霸權。因此，南太平洋地區成為中日兩國爭霸東亞的重要關鍵之一。

²³ APEC組織型態未予明定，會員均以經濟體 (economy) 名義參加，議事採共識決，但決議並無強制性。1989 年成立時有 12 個會員經濟體（美、加、紐、澳、日、韓、以及東南亞國協六國），海峽兩岸三地同時於 1991 年加入，之後又陸續增加墨西哥、巴布亞紐幾內亞、智利、秘魯、俄羅斯與越南等會員體 (<http://www.apecsec.org.sg/>) (2007/10/2)。

肆、日本在後冷戰時期的南太平洋政策

一、軍事戰略

冷戰時期，美國透過「美日同盟」處理東北亞，「美韓同盟」穩定朝鮮半島，「美澳同盟」經營南太平洋與北控東南亞，再輔以與部分東南亞國家簽定的雙邊條約或合作關係，而共同撐起西太平洋的安全網，即所謂的「扇型安全架構」。冷戰結束後，美國戰略仍是同時在歐洲與東亞維持軍事部署和聯盟。孤立主義對海權國家絕不會是個理想的選擇，因為太平洋關係到世界經濟的成長，更有必要在東亞建立一穩定的權力平衡，此任務將影響到全球整體的安全。從冷戰到後冷戰時代，美國在亞洲的安全架構是透過美國與日、韓、澳洲等雙邊同盟關係為支架而建立。

然而，由於東亞缺乏區域安全合作與化解爭端的有效機制，因此各國主要仍靠自身國防以及軍事同盟來維繫國家安全，近年來此一地區的軍購遙遙領先全球各地，東亞已成為世界的軍火庫²⁴。就美國的亞洲戰略觀而言，中國的未來走向以及美中關係的發展是關切主軸，但其東亞戰略的支柱卻是「美日同盟」，因此「美日同盟」是美國亞洲戰略的關鍵工具。在此前提下，日美軍隊開始重新整編，特別是要推進美國空軍和日本航空自衛隊的一體化，使美軍在實行軍事介入時可將日本納入體系。如果照此進展，美軍的戰略目標涉及範圍從太平洋到非洲東海岸，使日本由冷戰時期的「共

²⁴ 美國《國防新聞》週刊報導，日本準備花費 30 億美元在日本開發C-X貨機和P-X近海巡邏及反潛機。在澳洲方面，澳洲政府於 2001 年公佈 10 年國防戰力計畫，預定花費 419 億美元進行 99 項軍事採購，包括花費 155 億澳幣購買 100 架戰機。澳洲也將花費 60 億美元購買 3 艘神盾艦；另外 60 億美元購買 6 架無人駕駛飛機；35 億美元購買空中預警機；17 億美元購買A330-200 多功能載運坦克空中巴士，以汰換波音 707 坦克載運機。印度則有三大軍購計畫，總金額約在 350 億至 400 億美元之間。印度準備購買 126 架中程多功能戰鬥機、30 艘潛艦及 155 釐米槍枝（<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php?F=3065621&C=asiapac>）（2007/10/2）。

產主義防波堤」，變成美軍「推進世界戰略的據點」。

另一方面，2005年朱成虎少將揚言要打世界核武大戰，主張以此使中國崛起（《自由亞洲電台》，2005），2006年1月中國又悍然進行殺手衛星的試驗，使澳洲感到中國方面不確定因素太多（《中國快報》，2007）。同時，北韓核試事件驚醒澳洲政府，使其希望更積極參與東亞和平安全計畫。美國正在將亞太安全策略的重心，從美日韓同盟向美日澳同盟轉移。面對中國的崛起，美澳日三方的安保機制隱然正在形成（日・豪・ニュージーランド協会，2007：125）。

2006年3月19日，美國國務卿萊斯、澳洲外交部長唐納及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等三人於澳洲舉行戰略會談，三國一致對中國急速擴軍感到憂心。2006年6月19日，由於傳言北韓將秘密進行飛彈試射，美日澳三國代表又同聲發出警告，要求北韓不要輕舉妄動，甚至表示不排除經濟制裁，並要求聯合國安理會處理北韓舉動（《自由時報》，2006）。2007年3月13日，澳洲霍華德（John Howard）總理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簽署聯合安保聲明（《產經新聞》，2007）。雖然這還不是正式的國防條約，但該聲明是澳洲與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敵轉友、第一次建立戰略合作關係，也是日本在美國之外與第二個國家簽訂安保協議，當然引起世界各國（尤其是中國）的關切。

就目前日澳雙方的軍力來說，還不足以聯手形成橫互太平洋的戰略力量²⁵，因此日澳軍事合作可能有四個發展方向：一是在面臨陸上飛彈威脅時日本為澳洲扛起前沿防禦的重任，而在面臨海上潛艇發射戰略飛彈威脅時，澳洲可以在太平洋腹地為日本撐起一片安全的天空；二是雙方共用飛

²⁵ 日本發展的飛彈防禦力量主要是海上神盾艦配備的標準3型飛彈和陸上部署的愛國者3型飛彈，前者用於攔截高空目標，後者用於低層點防禦。雖然配備標準3型的海軍全戰區反導系統最大攔截高度為500公里，最大攔截距離為1,200公里，但這仍不足以對五、六千公里以外的澳洲形成聯合防禦。澳洲要發展的海基反導系統與日本的系統在作戰性能上大同小異，因而同樣無法兼顧到日本。參照《產經新聞》，2007，〈日澳協議因應中國軍力增長〉，3月13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7/3/13/n1645024.htm>）（2007/10/4）。

彈預警資訊，在美國的支援下，在太平洋上空形成一個針對飛彈威脅的偵察監視網；三是雙方採取海上聯合行動，共同攔截載有可疑物品的船隻，阻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四是雙方在東南亞重要的海上通道附近共同施加影響，確保各自的能源和海上運輸安全。

當然，美國才是這項日澳軍事協議的真正重點。「美日澳軍事聯盟」也可解釋為「美日安保加一」的設計，日本與澳洲簽署安全協議，從經濟與安全兩個角度，確保美國仍然是亞太的主導國家（楊永明，2007）。

二、經濟援助

由於中國加強接近大洋洲島國，使得日本於1997年10月主動發起「日本與大洋洲島嶼論壇」（PIF）高峰會，每3年舉行一次，希望幫助大洋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安全與環境，並加強與鄰國關係。太平洋島國幅員雖小，但在聯合國握有12張關鍵票，使得這項地區性的國際會議更凸顯其重要性。

「日本—太平洋島國論壇元首高峰會」每3年舉行一次，其最實質內容是確認日本對該地區的援助金額。第一屆大會於東京召開，日本首相迎接太平洋12個島國的領導人訪日，日本希望藉助新的援助承諾，來擴張在此一地區的勢力。在2003年至2005年度，日本提供的援助金額為320億日圓，即每年的援助額一直約在100億日圓之譜。2006年5月27日，當時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第4屆日本與太平洋島國高峰會宣佈，將向這些太平洋島國提供450億日圓（約合4億美元）的援助²⁶，建立所謂的「沖繩夥伴關係」，其目的在透過太平洋各島的努力和日本所將宣布的援助，來建立一個比較繁榮的太平洋地區。

雖然這些太平洋島國面積很小，位置遙遠，對日本也沒什麼經濟上的好處，但這些島國在聯合國握有12張關係重大的選票，在外交上對日本有

²⁶ 這筆款項屬於政府開發援助，將在未來3年內發放。參照《中央日報》，2006年5月28日。版8。

著重要的戰略意義。如在第 4 屆「日本—太平洋島國論壇元首高峰會」上，與會的太平洋島國則共同通過一項元首宣言，表示該地區所有國家都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另一方面，日本希望通過援助加強與該地區的雙邊關係，以此抵禦中國在該地區快速增長的影響力。

太平洋島國一向親日，但中國近來頻頻向這些國家示好，引起日本的警覺。2006 年 5 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斐濟首次召開「中國與大洋洲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並於會中表明將提供一套經濟援助方案給支持一個中國政策的國家，包括分 3 年提供約 30 億人民幣（約 400 億日圓）貸款以及零關稅協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太平洋島國論壇元首高峰會」和「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的宣言及援助項目，竟然有許多相似之處，甚至連援助金額都所差無幾，只不過日本比中國稍多一些。這證明日本目前為抵消中國的外交影響力，正在採取亦步亦趨的外交戰略，通過資金技術優勢與中國展開全方位競爭，以確保自己亞洲主導者的地位。這種外交攻勢覆蓋東盟、中亞、印度、非洲，現在已經延伸到整個太平洋島國地區。

此外，PIF 加盟國首次在大會通過明記支持日本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領袖宣言，宣言內容還包括：建構「沖繩伙伴關係」加強日本支援大洋洲島國的自助努力及信賴關係；成立共同委員會追蹤日本提供援助的實施過程；留意所羅門群島的情勢，繼續合作維持大洋洲島國地區的良好統治和安定。日本、澳洲和紐西蘭三國與接受援助的 PIF 的 14 個國家地區針對加強援助合作發表共同聲明，表示支持提供援助的國家應確保說明援助的責任及援助的透明性，內容對中國以收買被援助國領袖歡心的方式提供經濟援助暗中加以牽制。

三、日中競爭

近年來，中國為突破第一、第二島鏈的封鎖，除積極參與南太區域合

作，還大幅資助太平洋島國論壇的計畫²⁷。中國並和巴布亞紐幾內亞簽署價值 6 億 5 千萬美元的鎳、鈷購買協議，中國百分之百出資開採巴國的鎳礦、鈷礦，並取得合資公司八成五的股份（《自由時報》，2006）。在 2000 年 11 月的「東協加三」高高峰會中，中國總理朱鎔基除向東協提議成立自由貿易區（CAFTA）外，並承諾與澳洲成立自由貿易區，並協助澳洲參與亞太事務，支持澳洲參加 2005 年 12 月在馬來西亞舉行的東亞經濟高峰會。

對於此點，日本長期對此區域進行援助，加上歷史因素與日裔移民等便利，使得日本一直將南太平洋地區視為「自家後院」，因此如何與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展開競爭已成日本外交的當務之急。於是，中國對南太平洋各國加碼之後，日本亦加大對南太平洋國家的援助力度，意在弱化和牽制中國在該地區不斷擴大的影響力。

尤其甚者，中國於 1997 年在吉里巴斯設有航太測控站，且是中國在境外的第一個航太測控站。該航太測控站於吉國與我國建交後拆走，北京乃再與中南太平洋地區的諾魯建交，從而在該國重建航太測控站，俾利其追蹤美日飛彈防禦體系的發展、間諜衛星的活動以及未來「神七」太空船的發射（《京華時報》，2003）。但其後諾魯再與台灣建交，迫使北京乃再將航太測控站拆走，這成爲我國與中國建交、斷交的模式。

另一方面，中國對南太平洋國家的大力援助，更是引起日本的恐慌。2006 年 4 月 5 日，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澳洲、斐濟、紐西蘭，是中國總理 18 年來首次正式訪問南太平洋島國。中國更主導設立以「加強合作、共同發展」爲宗旨的「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²⁸，與會各國領導人共同發表『中國與各方行動綱領』，意圖藉此一論壇擴增其對

²⁷ 至 2005 年底，中國在太平洋島國地區新簽經濟技術合作合同金額達 20 億美元，總營業額達到 13 億美元；在太平洋島國地區共投資設立中資企業 70 家，中方協定投資達 1 億美元。詳請參閱〈綜述：中國與太平洋島國搭建經濟合作橋樑〉。《新華網》。2006 年 4 月 6 日（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4/06/content_4391910.htm）（2007/6/8）。

²⁸ 出席論壇的太平洋島國有庫克群島、斐濟、密克羅尼西亞、紐埃、巴布亞新幾內亞、薩摩亞、東加和吐瓦魯。參照《聯合報》，2006 年 4 月 5 日。版 13。

伍、結語

基本上，美國的亞太政策過去主要建立在團結中國、日本、澳洲等國從戰略遏制蘇聯的支點，美國現在仍試圖維持這種支配地位。但美國力量已經相對衰落。在1950—60年代，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的一半，而亞太國家只有5%，但現在亞太占世界生產總值的60%，而美國下降一半而只占20—25%。這種力量變化將導致亞太地區力量的重新組合，未來甚至將直接關係到亞洲甚至世界局勢的發展。

我們需要從歷史高度著眼，才能逐漸超脫當前局限。冷戰結束15年來的國際變化，使以往2千年中國以朝貢體制獨霸東亞和過去150年日本以「脫亞入歐」稱雄東亞的情況將不再出現。美國雖然不能壓制亞洲，但它不會離開亞洲，日本不可能變成小國，再加上中國、印度的崛起，以及對國際事務日益關心的韓、澳，使得亞洲大國的格局未來幾十年會很像19世紀歐洲強權關係，大國間合縱連橫、相互制衡。在亞洲面臨國際結構、戰略安全、經濟比重的重大改造時機，國家的自我定位將出現劇烈的變化，現在日澳中就是處於這種尋求新關係的時刻。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2006年12月13日印度總理辛格前往日本訪問，這是印度總理在最近5年首次訪日。辛格總理指出日本邀請印度加入美日澳戰略對話的構想，並稱這個藍圖很有可能實現。日本這兩年先是拉印度結成「四國聯盟」，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現在又希望印度參加「四國對話」，日本如此強化與印度的關係當然是想牽制中國，甚至希望印度亦在南太平洋地區發揮作用。

日本嘗試強化與澳洲、印度的關係，當然是想在地理位置上牽制中國，但台灣的重要性遠超過澳洲、印度。因為台灣不只是位居東亞的輻湊之地，其實也是太平洋西岸的大島國。若仔細觀察台灣大島的圖形，南北角彎向太平洋，好似伸出雙手擁抱太平洋。居於如此重要的戰略位置，我國可以

設法透過日本促進和南太國家的實質關係，一方面可以因應區域整合的趨勢，另外則因台灣和南太島國經濟互補的關係，藉此發展臺灣的經濟。

另一方面，南太平洋做為台灣的鄰國，同時也是世界政治的邊陲地區，雖然多屬蕞爾小國，卻擁有充沛之漁業資源同時就長程導彈以及航太遙測技術而言，該地區掌握戰略位置愈趨重要我國若能加強與南太各國聯繫，不僅有助於牽制中國在南太地區設置遙測據點，在美國與中國兩國南太戰略競爭當中，也將有效拉近台美戰略夥伴關係。

參考書目

- PIF 高峰會宣言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photo/2006/05/27sengen.pdf>) (2007/06/08)。
- 尤義彬。2006年。《世界通史》。台灣：漢宇出版社。
- 五百旗頭真。2006年。《戰後日本外交》，東京：有斐閣。
- 日本貿易振興會海外經濟情報センター。1993。《南太平洋投資事業調查報告書》。日本貿易振興會投資交流課。
- 日・豪・ニュージーランド協会編。2007。《21世紀における南太平洋島嶼諸の政治經濟的展望》。東京：日・豪・ニュージーランド協会。
- 日本內閣府(編)。2007。《經濟財政白書》。東京：日本內閣府 (<http://www5.cao.go.jp/keizai3/whitepaper.html>) (2007/10/4)。
- 《中國快報》。2007。〈美應澳日韓關注測試殺手衛星〉。1月2日 (<http://china247.com/news/2007-01-21/113800.shtml>) (2007/06/08)。
- 矢野暢(編)。1991年。《東南アジアの國際關係》(講座東南アジア學9)。東京：弘文堂。
- 池田憲彥。nd。〈海洋立國論〉《日本文化》(平成18年秋季刊)。拓殖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
- 《自由時報》。2006。〈中國金錢外交南太砸121億〉。4月6日。A3版。
- 《自由亞洲電台》。2005。〈解構朱成虎核武威脅言論〉。7月2日 (http://www.rfa.org/cantonese/zhuant/redian/2005/07/20/china_military/?simple=1) (2007/06/08)。
- 宋效峰、張立華。2006。〈走向地區合作的歷程:冷戰前的日澳關係(The Centurial Evolution of the Australian- Japanese Relation in Asia- Pacific Region)〉《綏化學院學報》，6期。
- 東方出版社編輯部(譯)。2003年。《世界地理百科(全六冊)》。台灣：東方出版社。
- 青山哲郎。1983。《日本外交史》。東京：東文堂。
- 《京華時報》。2003。〈中國在基建有航太測控站 斷交不影響神六發射〉。11月30日 (<http://big5.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hinabroadcast.cn/41/2003/11/30/106@9063.htm>) (2007/6/8)。
- 信夫清三郎。1980年。《日本外交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 許介麟。nd。〈日本的「海洋立國」夢想〉(<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director-30.asp>) (2007/09/26)

- 《產經新聞》。2007。〈安保協力で共同宣言日豪首脳会談〉。3月13日。
- 《中央日報》。2006。5月28日。〈日中角力加碼援太平洋島國〉。版A8。
- 《新民網》。2006。〈日本擬3年內援助太平洋島國400億〉。5月24日
(<http://news.xmnext.com/world/opinion/2006/05/24/16325.html>) (2007/6/8)。
- 《新華網》。2006。〈綜述：中國與太平洋島國搭建經濟合作橋樑〉。4月6日
(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4/06/content_4391910.htm) (2007/6/8)。
- 楊永明。2007。〈日澳安保〉。《聯合報》。3月15日 (<http://news.lib.ntu.edu.tw/?p=6038>) (2007/6/8)。
- 蔡東杰。2001。《兩岸外交策略與對外關係》。台北：高立出版。
- 蔡裕明。2006。〈阿扁的南太之旅(四)—南太對台灣的重要性〉。(<http://blog.sina.com.tw/wang8889999/article.php?pbid=22448&entryid=111793>) (2007/9/10)
- 增田弘編。1984年。《小日本主義：石橋湛山外交論集》。東京：草思社。
- 橋本義三、松本三之介(編)。1993。《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東京：有斐閣。
- 《聯合報》。2006。〈太平洋經濟論壇 台灣友邦不出席〉。4月5日。版13。
- 《聯合報》。2007。〈國際捕鯨委員會拒絕日本妥協性捕鯨計畫〉。5月28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7/5/29/n1726009p.htm>) (2007/10/4)。
- 《自由時報》。2006年。〈北韓若射飛彈 日要求聯合國制裁〉。6月19日。A8版。
- Liou, To-Hai. 2000.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Two Koreas since 199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5, pp. 125-30.
- McDougall, Derek. 1998. *Australian Foreign Relation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South Melbourne: Addison Wesley Longman.
- Minnick, Wendell. 2007. "New Leader for Japan: What Will Change?" *Defense News*, October 1 (<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php?F=3065621&C=asiapac>) (2007/10/2).

Japan's South Pacific Policy

Ming-Juinn Li

Visiting teacher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Huafan University, Shihding, Taiwan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has seen itself as an “Ocean State,” and has naturally placed ever more important on the Pacific region in the 20th centur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had extended its power to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 clearing hoping to further turn this region into its national backyard.

China has played a greater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been attempting to reach its diplomatic antenna to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 Since mid-1990 however, China has changed its previously negative 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has instead begun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uch multilateral forums as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so as to neutralize western blockage, or to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r deliberately highlight joint ruling of Eastern Asia by China and the U.S. China's strategy is also to use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 as its backyard and gain a controlling position in this region. These factors demonstrate tha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is region is only just starting.

Through describing and examining Japan's South Pacific policies, this article seeks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 and to urge Taiwan to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this region. It also hope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aiwan's own South Pacific policies.

Keywords: Japan, South Pacific, Australian, New Zealand, strategy